

图书馆
故事会

故
图

事
记

会
馆

别把我当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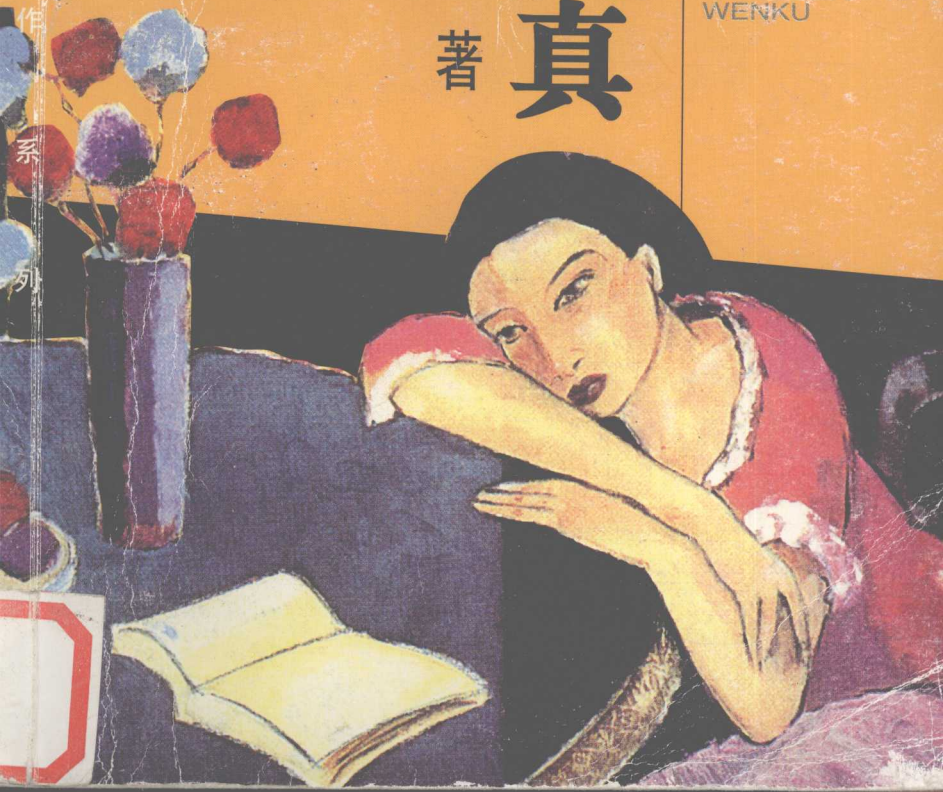
贝鲁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BIEBAWO
DANGZHEN

GUSHIHUI
TUSHUGUAN
WENKU

当代
创作
系列



别把我当真

贝鲁平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当代创作系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把我当真/贝鲁平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4
(故事会图书馆·当代创作)

ISBN 7-5321-2063-5

I. 别… II. 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130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官超

别把我当真

贝鲁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063-5/I·1678 定价:13.00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

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羡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4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7
第十四章	159
第十五章	171
第十六章	182
第十七章	195
第十八章	208
第十九章	219
第二十章	233

图书馆

故事会

图书馆·当代创作系列

故

事

会

第二十一章	246
第二十二章	257
尾声	266

第一章

阿德被装潢公司解雇那天，他的女友徐敏娅跟别的男孩走了。他去她常去的歌舞厅找她，差点和她的新一任男友打起来。她悄声劝他快离开，否则他会吃亏的，因为他们人多！他看了她一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儿。他心烦意乱，想回家又感到没劲，就去了好友孟晓云家。

孟晓云听见敲门声，就知道是苏明德来了。他将门打开，眯着眼道：“别傻站着，进来呀！”阿德绷紧着脸进了屋里，二话没说就在沙发上坐下了，摸出烟来丢了一支给他。孟晓云叼上香烟，为他泡了杯茶，说：“喝茶！”阿德吸了三口烟，又呷了口茶，随后盯着他说：“我怎么会混得这样惨啊！”孟晓云恍然大悟：“又不干了？”阿德摇了摇头，说：“没意思！”孟晓云说：“什么没意思？”阿德一本正经地说：“她跟上了别人！”孟晓云总算听明白了，说：“跟上别人就跟上别人罢，女孩子多得是！”阿德面孔抽搐一下，嘟哝道：“多有何用？她们又看不上我，我混得不好，我没钱！”孟晓云说：“没钱怕什么？再去应聘不就得了？要不做生意，自己当老板！”阿德拉长了脸，说：“去摆地摊？算了吧！”两人沉默半晌，阿德觉得无话可说，站起身欲走，孟晓云嘿嘿笑道：“我就摆过地摊，那又怎么了？混饭吃嘛！”阿德就想起孟晓云曾推销过劣质服装骗过人家，为此还被人揍过，却攒了不少钱，不免咧嘴笑道：“做生意可以不择手段吗？”孟晓云微微一笑，道：“当然，和女孩交往

也一样。你相信广告吗？”阿德摇摇头，迷惘地望着他。孟晓云得意了，说：“我知道你不信。徐敏娅为什么离开你？就因为你对她说了真话！如果你像广告一样宣传自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阿德有些困惑，目光移向窗外的夜空，半晌说：“我怎么了？我爱她，我把我在公司里不幸的遭遇讲给她听。”孟晓云说：“其实很简单，她认为你这个人没前途，傻瓜一个，不离开你离开谁？”阿德说：“这不是爱情。”孟晓云说：“没有经济基础，哪有爱情可言？现在的女孩讲究实际！”阿德说：“有点道理，这辈子就不恋爱结婚了！”孟晓云说：“那也没必要，真正的情感还是有的。”向他递过烟去，“但你装作不把她当回事。要不，她还是会离开你的。”阿德说：“我不理解你的话……”说罢，就告辞出来。孟晓云送他到大门口，说隔日请他来搓麻将。他答应了。

夜已经很深了，阿德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蹑手蹑脚地进了卧室。一眼瞥见正熟睡的大哥苏之道，发现他口角流着涎水，便皱皱眉，从卷筒中撕下一长条餐巾纸揉成团，塞进了他的口中，随后去客堂洗脚。回卧室躺下，已是零晨1点多了。他迷迷糊糊地睡去，朦胧中梦见自己在小巷中走着，小巷漆黑漫长。蓦地，他看见一个长发披肩、身姿妩媚的小姐走在他的前面。他双眼一亮，快步跟着她走去，但他始终接近不了她。突然，她回过身来，望着他嫣然一笑。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脸。她继续朝前走去。他觉得，他应该叫她小娜。当他在她身后喊“小娜”时，她的脚步停下了，慢慢回过身来温柔地望着他。他怦然心动，一步步朝她走去。正欲和她说话，猛然从暗

处窜出个男子，牵住她的手就走，越走越快。他心中一急，就向前追去。她不时回头望他，惊呼道：“阿德救我！”说完，她就在黑暗中消失了。他向她消失的方向奔去，倏地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渊里。他的梦醒了，茫然若失。他再也睡不着，回忆刚才的梦境，却再也记不起梦中的细节来。

阿德睡到上午 10 点才起床，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全都上班了。他百无聊赖地按响了收录机，顿时，孟庭苇的歌声在房间里回荡起来。随后，他走到镜前，瞧了瞧自己傻乎乎的脸，看到自己一脸失落的模样，不由厌恶地瞪了自己一眼，情不自禁地走出家门，来到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犹豫片刻，抓起话筒，拨通了徐敏娅家的电话。徐敏娅在床上接了电话，问他什么事。他说，他要去看她，跟她说说清楚。徐敏娅娇嗔婉转地一口回绝，说他们俩没什么好说的！他感到很伤心，坚持说要和她见最后一面，以后决不再纠缠她了。他不等她答应，就重重地搁上了话筒。

他回家稍作修饰，就赶到她家中。她已起来，正对着镜子梳头。他在镜前见到她一脸的反感，心中就发慌，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冷冷地望了他一眼，半晌才说：“坐吧！”说罢，把他撇在一边，不再理他了。她收拾着房间，不时望一眼街上嫩绿的梧桐叶，显得心神不定。他痴痴地望着她身姿婀娜的背影，情不自禁地靠近她，嗅到了她身上温馨的气味，心中便感到甜腻腻的。他不敢瞧她的双眸，见她转过身去，目光就落在她漂亮的秀发上了。他拘谨地说：“敏娅，我是混得不好，可你迫不及待地跟上别

人……”徐敏娅冷笑道：“怨我有什么用？我又没嫁给你！”他自嘲地说：“是呀！谁让我没混出个人样来？”她莞尔道：“我没说你不是个人……”他耸耸肩，说：“我知道我是个什么角色，我不学无术，像我这样的人满街都是。”她又笑了，说：“像我这样的女孩，满街都有，随你去挑，为什么要盯牢我？”他尴尬地望了望她，道：“我这是在缠你吗？”她被逗乐了，说：“我还没起身，你就来电话说要见我，还说不是缠我？”他掏出香烟欲点。她夺下香烟，瞪着他说：“你点烟前该说，可以抽烟吗？你像个巴子，一点礼貌都没有！”随后，她把烟还给了他。阿德望着她，说不出话来。她说：“你脑子清爽一点，我不是你养起来的金丝雀，也不是你的老婆，我想和谁好便和谁好。你走吧，以后别再来缠我！”他脸红到脖根，恨不得揍她一顿才解气，但他忍住了。临走时，瞪了她一眼，说：“孙子才来找你！”

失去工作，又和徐敏娅闹翻，阿德自然过得不很顺心。他迷惘、无聊、沮丧，情绪变得十分恶劣。晚饭时，父亲苏金贵絮絮叨叨讲个没完。父亲认为儿子是败家子，窝囊废，长在红旗下的白相人……父亲指桑骂槐，而且语言粗俗尖刻。他非常反感，想一走了之。可此刻他不愿离开，他真想和父亲大吵一场！他扔下筷子，蹙紧双眉，故意对父亲的嚷嚷声不屑一顾，走到收音机前，按响它，把音量调到最高点。顿时，流行歌曲的噪声回荡在整个房间里，淹没了父亲的话音。父亲的脸色铁青，怔怔地注视着杯中的白酒。蓦地，他一口喝干了它，充满血丝的双眼瞪着母亲，说：“去，把它关掉！”母亲吓坏了，惟恐父子俩又要吵架，连忙将收录机音量旋小了，悄声对阿德说：

“你别理他，他又喝醉了！”父亲拿起晚报，丢向阿德，虎着脸说：“晚报上招聘广告那么多，难道没一个合适你去应聘？光知道向家里要钱！”阿德火了，冲着父亲喊道：“谁向家里要钱了？”父亲恼羞成怒，站起身朝他走去。阿德紧握双拳，正准备迎战，母亲拦腰抱住父亲，叫道：“金贵，可不能打架啊！”又回过头去，唤之道说：“之道，快，把阿德拉出去！”之道拉住阿德的手臂就往外走。阿德怔了怔，骂道：“之道，你这戗鳖，我的手被你弄疼了！”之道也不管他骂什么，只顾把阿德拖出门去。母亲见阿德离开，便对父亲说：“金贵，你又喝醉了！你不该骂他，他也有苦衷……”

卓筱娜是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小型的合资企业工作。企业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自从和汪辉谈上朋友后，就不再去上班了，汪辉能养活她。眼下她无所事事，日子过得悠闲舒适。这天，她身着浅绿色开衩连身长裙，外披奶白色的西服外套，耳坠圆形金耳环，颈上挂一根闪闪发亮的玛瑙项链，左手戴着两枚翡翠戒指，打扮得引人注目。她和女友刘素兰走进了一家市中心的歌舞厅。

周末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全市中低档舞厅生意最火爆的时间，几乎所有的舞厅内都挤满了行行色色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快乐。许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消磨时间，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异性朋友。当卓筱娜和刘素兰踏进舞厅时，引起了一帮男孩的注意。没等她俩坐定，即有人过来，邀请她俩上场了。卓筱娜和一男孩上场跳舞，见他满嘴烟味，眯着眼凝视着她，便觉得不好意思。

思起来，竭力回避他的目光。他微微一笑，道：“我姓王，今日休息。你们不常来吧？”卓筱娜点点头。男孩滔滔不绝地叙述起来。她始终沉默，侧着脸听他吹嘘。那男孩见她温柔腼腆，对她产生了好感。舞曲结束了，他们各自返回座位。一会儿男孩走过来，刘素兰一脸振奋，卓筱娜却有些紧张。舞曲又开始了，卓筱娜又被那男孩请入舞池。

与此同时，阿德西服革履，却一脸忧郁地进入舞厅，默默地去吧台泡了杯茶，找了个位子坐下，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着舞池中翩翩起舞的人流。大约枯坐了半个小时，却早已发现邻座有个男孩正纠缠一个女孩。女孩羞涩地涨红着脸，拒绝和他上场。那女孩正是卓筱娜。她对这个嬉皮笑脸一点也不尊重她的男孩深感厌烦。她站起身想离开，但他不让她走。刘素兰已被人请上场，她觉得自己孤单单的差不多要哭了。阿德看不下去了，站到那男孩跟前，说：“朋友！”那男孩见有人叫，便松开了她的手，斜睨着阿德说：“做啥？”阿德一本正经地说：“这位小姐不想跳，就别硬请嘛……”男孩恼火了，说：“管你屁事？”稍顷，瞪着他：“滚远点！”说罢，转身对着卓筱娜，不再理他了。阿德兀自站着，一脸窘态。那男孩回过头来，见他傻乎乎地看着自己，不由大怒，嚷道：“不要拎不清噢！”阿德说：“你再碰她一下，我就不客气！”男孩大声喝道：“我就碰她，你敢怎么样？”说罢，用手摸了摸卓筱娜的秀发。这时，卓筱娜一双水汪汪的双眸和阿德相遇了。他像触电那样，一下子来了胆量，便一把抓住男孩的衣领，道：“你这小流氓！”说着就朝他猛击一拳。男孩躲闪不及，被他击中，差点倒下。男孩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

朝阿德扑去。这时,男孩的哥们也过来帮腔,围着他大打出手。他几乎没还手的余地,一个趔趄被他们击倒在地,鼻子、嘴巴渗出血来。那男孩还不解气,猛踢他的腰部。舞客们、舞厅工作人员早已围了上来。有的相劝,有的幸灾乐祸地看着倒在地上的阿德。卓筱娜和刘素兰拦住男孩,不让他再踢阿德。舞曲又开始了,舞客和男孩们一哄而散。工作人员见阿德趴在地板上动弹不得,就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把他扶到办公室的长沙发上。

阿德睁开双眼,发现刚才那位被欺负的漂亮小姐此刻正望着自己,就感到一阵欣慰。他浅浅一笑,却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才好。卓筱娜见他醒来,便摸出餐巾纸给他,说:“我姓卓,谢谢你刚才帮了我!再擦擦吧,你嘴上还有血呢!”阿德从她手中接过纸擦了起来。卓筱娜说:“请问先生叫什么?”阿德说:“我叫苏明德,人叫我阿德。”卓筱娜嫣然一笑,说:“阿德,我记住了。”说着,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抄了给他,“有空可以打电话给我。”他从她手中接过纸条时,不由颤抖了一下。她感觉到了,凝视他的眼睛,心中不由一咯噔。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就转过身来。阿德突然感到眼前这个小姐好像在哪儿见过。正思索时,她回过身来,说:“你感觉好些了吗?”阿德说:“我没事。”她说:“我叫车送你回家吧!”阿德说:“不用不用。”正说着,刘素兰进来了。她说:“舞会结束了,工作人员正打扫呢!”卓筱娜望着阿德说:“我们走吧?”阿德点点头,刘素兰欲去扶他,阿德说:“不客气,我能走。”三个人一同离开舞厅。卓筱娜拦了辆计程车,温柔地对阿德说:“上车吧!”阿德犹豫片刻,即钻进了车厢,刘素兰和卓筱娜也上了车。计程车先向阿德家驶去,一会儿到了他家弄堂

口。阿德向她俩告辞时，卓筱娜冲他一笑，说：“再见！”他机械地朝她点点头，踉踉跄跄回到家里。母亲见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知道他又和别人打架了，忍不住说：“阿德，你看你又在外面闯祸！你爸回来又要发脾气了！”阿德说：“那我走，我去孟晓云家得了。”母亲说：“去你舅舅家吧，顺便托他找个工作也好。他知道你又失业了，很关心你。”说着，找出两瓶名酒来：“舅舅喜欢喝酒，给他带去。”

阿德来到舅舅家，舅舅方思远正责备他的宝贝儿子。见阿德来了，朝他点点头，示意他坐下。阿德放下酒，就坐在沙发上。舅母章美丽从厨房出来，见他鼻青眼肿的样子，惊呼道：“嗨！跟谁打架啦？”阿德涨红着脸，说不出话来。舅母说：“打架可不好，以后别跟人打架，你会吃亏的！”阿德连连点头。她同情地瞥了他一眼，说：“吃了饭再走。”便去了厨房。方思远还在为儿子的事激动。这时，他的目光移向阿德说：“真不像话！进了高中，以前的衣服都不肯穿了，从头到脚都要名牌，开学不到一个月，就给买了两套衣服，还嫌不够！价格吓人！我是不会给他买的，刚才又向他妈要钱，买什么狼牌鞋！说这种鞋配他身上这套衣服才合适！虚荣心！家里已经有三四双这种鞋了！现在，学校的风气不好，学生间互相攀比！我真不明白，如今的老师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阿德说：“这不能怪老师，现在提倡高消费……”方思远说：“什么高消费，这是奸商的广告宣传，实际上给许多暴利商品涂脂抹粉！一双几十元的鞋要卖到两三百元，不是暴利是什么？”阿德说：“可现在人们条件好了买得起。”方思远说：

“难道做父母的钱都是偷来的？”儿子低下了头。阿德说：“也不能都怪他，社会风气是这样。”方思远说：“可他不知道父母的钱是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呢！”儿子过来，说：“别那么吝啬，以后我还你就是！”方思远一愣，恼火地瞪着儿子道：“你说什么？还我？你这辈子还得清？”舅母章美丽端出菜来，说：“别说了，如今的独生子哪个都一样！”阿德别听他的，吃饭吧！”方思远叹了口气，闷闷地从冰箱里取出啤酒来，满满地盛了两杯，望着阿德，说：“喝吧！”阿德点点头。四个人吃了一会儿，方思远说：“阿德，听说你又不干了？”阿德说：“那家公司不好！工资又低！”方思远说：“那就换家公司吧！”章美丽说：“说得轻巧，如今找工作不容易！”方思远说：“阿德会有出息的！”阿德不好意思地说：“我有大学文凭就好了！”方思远来劲了，望着儿子说：“听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老师说你心思不放在学习上，所以成绩这么差！你得抓把劲，要不就淘汰了！”目光又移向阿德，说：“阿德你空下来干些什么呢？”阿德见舅母望着自己，羞涩地脸红了。方思远说：“多读些书，去考业余大学嘛！可别看武侠小说，或港台流行的言情小说！那是消遣的东西，对人没帮助！”阿德点点头，说：“如今书出得太多了，看什么书好呢？”方思远说：“古今中外的名著！好吧，今日你就带几本回去看看！你会喜欢的！”章美丽说：“人家阿德需要工作，哪有闲情看书？”方思远说：“你不懂，工作读书两不误！当然，我会帮阿德想办法……”阿德说：“舅舅，你忙你的，别太费心！”

第二章

苏文月去陪周莉睡时，周莉的奶奶刚去世。文月见周莉卧室的墙纸是乳白色的，地毯是浅灰色的，家具是浅粉红的，就觉得置身其间有一种安稳、闲适的感觉。她坐在沙发上，望着周莉冲咖啡，心中便有些不平衡。她想，周莉真有福气。有自己温馨的窝，可她每晚要爬阁楼。这么多年来，就希望自己能尽快找到意中人，离开杂乱的家，便一时激动起来，说：“周莉，你是个男孩就好了！”正用不锈钢匙搅动瓷杯中香气浓郁咖啡的周莉一愣，说：“为什么？”文月说：“我刚才想，你如果是个男孩，我就嫁给你，只要你喜欢我。”周莉扑哧一声笑道：“你真是个傻女孩！不过，我如果真是个男孩就娶你。将来你准是贤妻良母！”文月若有所思地说：“我没这么好的窝，要不我也会像你一样慢慢来……”说罢，脸不由红了半边。周莉笑道：“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找个好男人也确实不易！”文月说：“我要求不高，可必须有房子，我如今都快三十了！”周莉说：“还早呢！如今许多男孩，外表看起来挺洋气，可骨子里窝囊透了，平时光想打父母的主意，将来肯定没出息。跟着他不是穷一辈子？”文月困惑地望了望周莉，说：“必须找个有发展前途的？”周莉说：“如果没合适的，情愿一个人过。你说呢？”文月点点头，心中却不以为然。

深夜，当文月关上电视机，躺在周莉的身旁时，就好